

首 獎 | 小 天 涯

是你嗎？

我最摯愛的同學。

不過是剛才的事，車子停在仁愛路十字路口，隔著分隔島和菩提樹飄忽的影像，我彷彿看見你的身影，坐在一輛卡車的後座，你的身邊羅列布條和標語，我知道正值選舉最後的日子，我想你和你的同志正要趕往一個造勢晚會。當選舉的號角吹起，許多人的手一起舉向夜空，接近永恆的喧囂，許多人一起加入嘶吼，你還記得在遊行的行列中有人裝扮成推著巨石的薛西佛斯嗎？思緒還在仁愛路的光影間游移，卡車啟動，你往我的方向看過來，我心中也跟著晃動了一下。

我不確定你是否看見到我，認出是我，隔著這麼遠，陽光這麼的醇烈，我應該看不見你真正的表情，卻慌張地低下頭，就像以前在校園，你的眼光直射過來，逼視且反駁我的意見，我總避開你的眼神。

但直到此刻，我仍不確定就是你，腦中那套老劇本已經啓幕開演，我最摯愛的同學，究竟是歲月讓我們蒼老世故，還是臺北的城市生活，讓記憶有如浸泡在牛奶的吐司麵包，已經無法陳列櫥窗。

我也坐在一部卡車上，我的身邊也羅列標語和布條，比我年輕的臉孔和候選人披掛的彩帶，宣告一個年代已隱隱胎動，對於即將到來的選舉和預期中的改變，足夠讓我們臉孔潮紅，血液煮沸，很想對著每個路過的臺北人高喊：「這是革命的年代，我們來了。」是啊，在這麼關鍵的時刻，每個人都應該跳上我們的卡車，望著前面的道路。同學，你應該還記得吧，

就像那一年我們共乘一輛摩托車，心中想著革命前的切·格瓦拉，中南美洲的天空和臺北一樣都是陰暗而低垂的，革命的幽魂在每個十字路口等待紅燈，黯黯的瞪著我們。

我們來了，記憶悠悠回到從前，出袖一般的心事。那時的羅斯福路已經像是一條流動的河，所有的公車挨次停在紅磚道邊，像一頭頭巨大的座頭鯨，我們等的那一號公車卻從不來到。改建前的水源市場陳列自助餐盤，油炸過的吳郭魚張口呼吸，我們擠在板凳上吃自助餐，只為來看那個夾菜的小女生，或希望她終於注意到我們。水源市場對面還是一排低矮的房舍，同學，我們在趕著上第一節課前隔牆買蘿蔔絲餅，你說：「老闆，加好多的辣。」那紅通通的餅就像捧著一個血手掌，在我的記憶行列中，只有你才吃得下那樣的辣。原本，那源自你的性格。

同學，那時年輕的我們心中的理想，出發，要改造這個社會，梅雨後的下午，到唐山書店外面的巷弄蹲下來，像兩名間諜在箱子內翻，尋找最新的左派叢書，在羅斯福路旁，每個翻書的年輕臉孔閃爍著渴求知識的熱情，那是臺灣徬徨於路線和未來的年代，左派還是右派有如闖進一團濃濃的霧。我們在圖書館讀馬庫色和哈伯瑪斯，走出來對著椰林大道狂嘯，相信眼前的世界十年後，不，五年後就會因為我們的閱讀而大有不同，後來真正不同的，其實是我們的近視度數。同學，兩倍數的十年也這樣度過去了。

我最摯愛的同學，你還記得男生宿舍床鋪下藏著的禁書，或是穿著夾腳拖衝到校門對面的巷子那一家毫不起眼的汕頭牛肉麵，臉龐長著白斑的老兵劈頭就問：「小子，今天要吃什麼麵？」你也總是老氣橫秋回答：「老子今天吃牛肉麵，乾的，要辣。」永遠就點這一味，

呂政達，出生於臺南，現在住在臺北市，臺灣大學碩士，曾就讀輔大博士班，曾任大學教師，現在還在當文字工作和雜誌編輯。

呂政達

如此單純的歲月。

我們走進黃昏的公館，東南亞戲院還懸掛著霓虹燈和電影看板，「要吃什麼？」你的問題如此開端，討論經濟情勢和下一頓飯，都是一樣的表情。我們踱到羅斯福路和新生南路口巷弄，在每家餐館留下可以稱為青春的足跡。在小公園旁的餐館坐下，叫一碗白飯，撈免費附湯裡的雞肉，那窮學生的日子，有一種無法說明的味道。幾年後，在偶而回首起往事的時候，我獨自走回公館，坐在向晚的餐館叫了一碗咖哩雞腿飯，此時牆上的告示明白寫著：「最低消費六十元，不能只吃白飯配湯。」心中暗笑，應該有許多學弟學妹做著我們當年做過的事。可以，稱作是一種餐館界的革命嗎？

大三升大四那年暑假，想著即將展開在眼前的道路，揮了揮手，我們從立法院門口出發，轉向羅斯福路向南，想著切·格瓦拉，你果真穿著一件印有格瓦拉肖像的襯衫，口中高唱足以讓交通警察吹哨子的革命戰歌，羅斯福路是我們最熟悉的道路，但這條馬路兩邊的店家和住戶不需要我們的革命啟蒙，卻從不是我們關心的範圍，摩托車轉向景美，新店，駛往坪林的上坡道，這時你才提醒要加油了，那加油站員工懶洋洋地說：「我們已經打烊了。」你憤然大叫，乖乖地載著我把摩托車騎回羅斯福路，油剛好夠，但我們的革命事業戛然而終，只留下格瓦拉的嘆息，卻從此昇華為我們這一代的歌。

除了這些往事，在我們嘶吼這麼多年，在候選人的造勢晚會和一年一年如是搬演的民主戲碼，同學，我們曾經許諾的改革，還是如天涯那般遙遠。

那幾年，我們對革命的嚮往還包含著追求女孩的辛酸甜蜜，如同加入酸醋的蜂蜜。同學，

你在宿舍兩杯啤酒下肚，帶著膽量丟石子砸傳鐘，在黃昏前發出啄木鳥般的聲響，足以叫醒沉睡的傅斯年的靈魂，你說：「有一天，傳鐘會為我們響起。」言猶未盡，帶著醉意衝向校長室，「我要跟校長討論教育改革。」我趕緊拉住你：「回去啦，時間已經不早了。」

真的，當黃昏緊跟著來臨，像小孩不肯放鬆手的氣球，向醉月湖丟石頭，比賽誰能夠激起最多的漣漪。我們未能趕得上野百合學運，每次經過中正紀念堂，你遠遠的舉手致敬，說要紀念一個偉大但逝去的年代，在我們的年代，紀念堂廣場上遊客如織，所有的遊行和嘉年華選擇從此處出發或抵達，快步走過去驚起一大群鴿子遮蔽天空，你總是說：「啊，那是野鴿子的黃昏。」同樣的，我們也沒有趕上王尚義、殷海光或更多歷史上發光的名字。

隨後的年代，鴿子撲翅飛起，我們揮揮手，在一條道路上選擇了不同的方向，漸行漸遠。也許就像當年我們喜歡唱的那首英文老歌，我們各自聽見了不同的鼓聲，各有各的召喚。你仍然熱中左派的改革夢想，從大四起參加政治人物的助選，你的學長是當年報上的風雲人物。我則開始研究股票，大四那一年一沒課，就鑽進東區的號子，政治的路線替代以長紅或長綠，背誦每隻股票的漲停板，那是臺灣股市起飛的年代，我的夢想是抓住經濟起飛的尾巴。我們仍在課堂間相遇，雖然你的座位常是空的，還因蹺課面臨退學，我想你會說那是革命的代價。你來邀我去吃飯喝酒，在汕頭牛肉麵悶熱的座位上吃非常鹹的大腸頭，談起那個你喜歡的女孩，你流露出專注的神情，只有這件事才能拉回你早熟的心智。每當校門口那株白流蘇開放，樹上樹下傾注著雪白般的思緒，意念紛飛，你常在樹下等著那個女孩。

當我回想到這一段情節，總在無意識間跳過，卻像是秋天從體內颼颼冷起，有人在四周

撒著骨灰般的白。秋天夜晚的醉月湖，在傳言有女生跳湖殉情的那段，你帶著醉意和我狠狠地吵了一架，多年後回想，其實我們的決裂早就在預期中。你大罵：「你是個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的小狗。」我也不示弱，經濟發展不就是臺灣的命脈嗎？一股衝動隨著胃酸湧上來，直到現在我仍記得那股嘴巴裡的味道，「馬克思早就死了，你醒醒吧。」我說，「你真的以為社會主義在臺灣還有市場啊。」在回憶中這段爭吵的角色如同一場不願被打擾的夢境，我們同時在夢中奔跑，向著相反的方向，在夢中，很快地就要像天涯般的遙遠，隔著一條人車蔓延的羅斯福路。

許多年後，我才看見有位插畫家的繪本，畫著一對住在臺北還是哪座城市的男女出門後，一個向左走，一個總是向右，繞著噴水池也遵循著同樣的順時針方向，所以即使住在同一棟大樓，他們也絕不相遇。我在誠品書店站著翻閱那本繪本，差點以為講的是我們的故事。臺北的生活就有這樣的魔力，我想你始終沒有離開臺北，也許我們只在羅斯福路的兩端過著日子，天秤般的維持著左右的平衡，我們都沒有掉下去，卻也不再相遇。

過了這麼些年，我要向你道聲抱歉。醉月湖的爭吵兩天後，我猶帶著怒意，不然怎麼辦呢，你的話刺痛了我對資本主義的信仰，當我看見你喜愛的女生在白流蘇樹下等著，我過去跟她說，你不會來了，以後再也不會來了。那女孩默默地嗯了一聲，也許相信了我的故事，也許那天稍後你真的從未現身，變成了一個女孩生命裡不再出現的果陀，我走過原生樹區，穿過陽光斑點下的烏心石木和苦楝樹，臺灣海桐還是一樣的站姿，我的內心茁長著報復的種子，也許日後可以在原生樹區長大成一棵樹

我們確實曾在同學會相遇，多數的同學變了樣子，挺著發福的身材談股票、孩子和工作，你來，也沒有認出是我，我報上名字，勾起十年前我們在醉月湖畔的爭吵，這一別就是十年的光陰。你淡淡地只說：「是你啊，你變胖了，頭髮也變白了。」我差點以為你要跟我推銷人壽保險，那不是同學會上最關鍵的戲碼嗎？你卻開始推銷起你的那個政黨，我聽了一會，決定放棄和你爭辯，轉頭默默走開。

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那場最熾熱的春天，選舉如提前來到的蟬聲炒熱臺北市，悶雷處處在我們心中響遍。中山足球場在幾年後將成為花博的場址，花卉和花燈將占領人們的想像，但那天，政黨辦理市議員和立委初選，我又遇見你，你眼中的走資派和我眼中無可救藥的啊，向左走和向右走的兩人最後還是會安排相遇的情節。你那時已知知道我的政黨傾向，也知道我開始幫忙另一個政黨的候選人，你淡淡說了句：「同學，我們不要這樣子，我們應該多聚聚的。」我點點頭，你揮了揮手，卻知道彼此都已難再回頭。

那個時候，遊行的隊伍往往從國父紀念館出發，攪拌旗海和口號，臺北市變成了一片激烈的聲浪，進行曲的碰撞，那次是爲了什麼，你站在一輛宣傳車上拿著大聲公，帶領呼口號。我牽著兒子的手向你招手，你看見我了，但幾千人圍繞在這個劇場，仁愛路已成爲連結市政府和總統府間一條流動的河，所有的喉嚨都在嘶吼，所有的腳步都在移動，所有的顏色，像彩虹的分裂，迸出方寸大亂的更多的顏色。我的胸中像被一隻軍鞋踩著，坦克車的履帶軋過兩道明顯的胎記，這是我們的時代，同學，那年我們應該沒有想像過，時代會是這樣的分裂法。

幾年後，也許是在爲了白曉燕命案而走後的不久，我常常在夢裡見你，我們一同躺在遊行人群擁擠的仁愛路上，菩提樹葉落在我們身周變成床墊，鳥聲伴眠，但只有那麼幾分鐘，臺北市的道路才是我們的。我夢見你頭上綁著白絲帶，爲了悼念年輕逝去的生命，起身時間我：「我們今天要走到那裡去？」臺北市的道路記錄過無數次遊行的痕跡，卻也如同鉛筆痕輕易的拭去。

一直很想回到單純的七十年代，單純的羅斯福路和公館，滷味攤前還沒有長長的人潮，味道也沒有後來那般的花俏。巷裡的書店還沒有簡體書的蹤跡，跟隔壁班的那個女孩約會，等待在朝思暮想的白流蘇樹下，你還牽著腳踏車，她出現時頭髮結著藍斑點的絲帶。但是，我想提醒你，是你始終沒有現身吧。幾年後，同樣的這名女孩在所有同學的嘆息聲中嫁入臺北的豪門，同學，幾年後當你們的遊行隊伍夜宿大樓外的馬路，或許，她悄悄拉開窗簾向你望了一眼，在抗議的人群中，你總是如此容易分辨。或許，你們同時悠悠想起校門口白流蘇樹綻放如雪的夜晚。

同學，我在羅斯福路工作過幾年，就在我們常去看二輪電影的大世紀戲院附近，我一直工作到大世紀戲院突然歇業，連根拔掉了我們共同的記憶後，才在一個秋天的午後辭職。

也是來自你的詛咒吧，我也投入了爲市議員助選的行列，然後是立委，更多的選舉如對號列車挨次駛來。幾年前，那家汕頭牛肉麵突然關門，老兵也許已經凋謝，也許只是換了個地方營業，雖然我知道並沒有兒子傳下他的家業，他只是一個人在臺北的一個角落賣著他家鄉的口味，並且就這樣老去。每隔幾天，我一遍遍的回去，望著斑駁的木門一會，僅爲回

憶我們單純的友情歲月而來，想一個人再吃一碗牛肉麵，僅僅一口就能讓我再走回去，回到彼此未曾隔著小小天涯相望，未曾站在兩個敵對的政治陣營，向著對方的影子嘶叫。

我聽得見你們那輛卡車的歡呼聲，喊著你們的候選人的名字，我們的卡車也揚起一片歡呼，這個時候絕不可示弱。兩輛卡車即將錯身而過，往著相反的方向，多少年以前，我們就已做下這樣的選擇，但真的是你嗎？你真的看見我了嗎？

我實在不能給你太多的祝福，再過兩天，我們各自支持的候選人，只能有一人當選。我不敢想像你在謝票的晚會上掩面哭泣，烏雲罩頂，畢竟，我知道你曾經那樣的澎湃著改革的熱情。

時代是在這樣隆隆的前進的，碾碎我們的歲月，祝你永遠存著熱情和理想，這座城市畢竟讓我們長大，未來無論如何改變，請你相信，我也將永遠是你的朋友。

評審意見／陳昌明

臺北文學獎本屆散文作品，主要以抒寫臺北生活記憶為主題，〈小天涯〉是其中的傑作，精彩的呼應許多人共同的生命經驗。這篇作品寫七〇年代臺大同班同學，從崇拜切·格瓦拉的青年年少，到分道揚鑣，甚至在當代的選舉中，各擇不同立場。作品由車子停在仁愛路十字路口，隔著分隔島和飄忽的影像，隱約看見對方開始，開啓一個舊時代的回憶與新時代的政治對反，相當生動。這篇作品以淡淡的文筆，平實敘述，讓我們思考：從小一起成長的感情，真足以消弭政治認同的鴻溝；又或者，政治認同的鴻溝，是否能抹去一起成長的感情？「小天涯」的命題真好，明明是向左走向右走的天涯陌路，可偏偏都在臺北城內，「小」到不得不擦身而過，這不正是大家共同的生命寫照？